

列子

卷四

子書二十八種

列子序

湛聞之

湛字處東晉光祿勳注北真經

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拉少

詩照

游外家舅始周

姓王張湛祖之

始周從

疾用反

兄正宗輔嗣皆好

叶教反

集文籍先并

卑政反

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

競錄奇書及長

丁丈反

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

乃旦反

南行車重各稱

尺證反

力竝有所載而寇虜彌威前途尚

連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

子忍反

全所載且共料

聊音反

簡世所希有者

各各保錄

令無遺棄

穎根於是唯貴

音其祖

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音觀反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

必利反

亂

正興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

扶又反

存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

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

直略反

物自喪

息浪反

生覺

長教反

與化夢

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

而鵠反

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志懷則無幽不照此其

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

旨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列子目錄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釋文

天瑞第一

黃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問湯第五

力命第六

楊

朱第七

建生

說符第八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

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一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

扶又反

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

音校

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

津上聲誤

下同

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校

音校

校讎從中書已定

音校

皆已殺青

謂汗簡

去音皮也

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

音繆

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東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
至於力命篇一推分符問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
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
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時掌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卷第一

張湛處度注

世德堂本

天瑞第

一夫巨愛
亡億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擬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子列子

於姓上者百章或
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音市鄭圃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國君明大夫

脉之猶衆庶

也非無自執違則物莫能知也非國不足年將嫁於衛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先生將何

以教先生不聞壺子林之言乎壺子列子之師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雖然夫子

嘗語伯昏瞀

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者不言其言曰有生之今塊然不生不自生而

也者有化變今改

也。不化者能生生物，不生者不能生生物，固不化者能化生物，化者不能化生物，固生者不能生生物，不能

化也生者非不能

生而得化者非能化也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因存亡而生化相

無復性理陰陽

爾四時爾陰陽四時即變化之物而萬物化而不生者疑獨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

也
不化者徃

復音服此不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閒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立而不改周行而不窮哉直自疑黃

帝書曰谷神

不死稱古環有此書中至今已虛無不存故謂夫谷谷神虛而本自宅有無主亦如故曰莊子不死之是是謂玄牝曰無形無影老子無逆有此無建一章處卑王弼不注

至物也靜不哀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王弼曰門由玄與太極所由

體以故謂故天曰地

之根也。欲言存而不見其形，欲言亡而不見其跡，故曰：不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化生自生耳生

生者豈有化物哉亦化而生也與物異化亦非異於物則夫化不自化者豈能爲生之義乎故不自

生自化自形

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萬物
不墮
墮生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明其象形而言陰陽者舉其數而理之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生

不故有無以生不

相生理既於無本同於無而忽爾自有忽爾自形而不知其所以生則天地安從生無天地

自^從生^而故曰

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用也太易者未見賢通反氣也易者不窮帶之疑寂於太虛之域

6

天瑞
育文書局石印

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子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所謂渾渾淪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太素者質之始也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則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故曰渾渾淪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力智反也道渾淪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將則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苟冥惚不名變化故寄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乃復變而為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至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天地何邪直虛也判者耳此一章全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子列子曰天是周易乾鑿度也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陰則陽矣王弼曰形必有所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靜躁理不得兼然等形即事則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盡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釋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益由故有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聞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故有生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留於一象無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幸矣皆無為之職也至無者故能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要道論曰有之為有待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諸名之而無名禮之而無形禮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

故能昭音而出其物也形而此無形黑白得名而此無名也白矩子列子通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獲蓬

而指也音塞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至極之域則理以無生亦文無死也此過時

反養乎此過歟乎遭形則不能不養焉生則不能不種反勇有幾居宜反之先問明化種數若為鵲事見得

水為鹽音計司馬彪云謂水得水土之際則為道蟻步田反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土視之

之衣音猶生於陵屯音勝阜也陵則為陵焉此隨所生之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相生也鳥足之根為蟻蟻

其葉為胡蝶音括反胡蝶之本也葉微也言鳥足為蟻胡蝶胥也皆皆化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郭注爾雅云其名

曰駒音撥一形之內變異者也此駒撥于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也其名

為食醢音許分反若酒上頤輅上拾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音况頤輅黃食醢黃輓生乎九猷音久老也猷蟲名

也九猷生乎音茂謀音蚋小音為生乎腐漸蠟音摧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

隣也說文作鄰又作鄰皆鬼火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也鵲之為鸛鸛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鸛也燕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蒯音之為援也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

豈爰下蟬之獸自孕而生曰類理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北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鵲相視而生者

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費純雄其名穉字古稚蜂司馬彪云稚蜂細費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

蟲獸之理然下明思士不妻而感恩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有思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鵲之類也后稷生子

巨跡理感已者逢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先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

走無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母求之曰伊尹而獻其君湯令處人養之長而賢為殷相女嚴昭生乎溼潤此因桑

雞生子酒氣因生羊羹比音此異類而久竹生青甯數而主青甯生程自從繼之屬言其變化無常也

終始相因無窮已也更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

天端

此而形生之主未嘗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黃帝書曰形動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牽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之說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

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之為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

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隋短則與我殊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終進乎不知也

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為始以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不終無有生則

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虛自自然之數也反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死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此無形非先有其非本無形者也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性復

兩非始終之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

所以死則死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

神離形各歸其真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氣何氣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連易無時變

而言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而我無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連易無時變

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

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競之地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息

也已無心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啟期

行乎成邑名之野鹿裘帶索反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音洛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禽貴

而吾得為人是樂也則深測倚伏之機同識幽顯之驗故使喜得男身無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祿者吾既已行年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定分故使喜得男身無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極祿者吾既已行年

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

樂善其能推

理自寬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底春被裝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後田中竝歌竝進孔子通衡望之於野願

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于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

留歌不輟于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反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下孟反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

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皆同

歎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

所謂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

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存此旨

生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

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

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慶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羣

者豈有盡與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仲尼曰生無所息勞知處役支體此

生為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曼其壙音曉墓如也宰如也焚如也鬲如也音隔如也則知

所息矣見其壙壤而異則知息之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

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

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者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喜古之死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情身慎

就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也者德之微呼也德者得也微者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

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

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眾寡相傾者

家重形生者不辨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

人鍾賢世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小事異而世與一不與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上呂反注同○以生死為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

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有無子列子曰非其名也實者

後得也非假名而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

所以敗者皆由虛靜故得其安事之破碼音毀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治之於未亂乃

求反性命之極術音熊周文王師封於楚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空之義孔子曰日昃

者未之得也體隨化而遷化不變得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故物損於彼

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損盈成虧遷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虧矣生者方自謂成而己

死矣凡一氣不頻進一形不頻虧亦不覺其虧皆在冥中而潛化亦如人自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

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音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顏色髮膚有精靈者新也相不可覺侯至後知杞

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或矣而復不以或憂彼

喻能相何能相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下行止奈何憂崩墜乎謂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類則所

仰喘息未始離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音秀下同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人猶自安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反丁仲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哉曰地積塊耳充

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少趾音蹈徒到反四宇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音釋然大喜舍宜作釋

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未知所以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

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

積塊也奚謂不壞地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雖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難窮此固然矣難則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音達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

壞遇其壞時莫為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敗而不識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

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者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人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人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

哉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

即之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也塊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偏猶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

止也明其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音也有氣自委蛻而蟬蛻耳若是汝故行不知

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所以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

無求不死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則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如掌反自此以往

施以智反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音無不探也未及

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

之聲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又夏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音浪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

之所生豈吾之所有有豈能自生豈能生人尚不能自然吾盜天而亡殃心何往其私我公其夫金玉珍寶

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

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

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也認音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

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力也認音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

都稱焉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理不相離認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妻形非我有也納愛
色貌於成智能已為感矣至於其者模認外物以為己有乃探名氏以自異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
名位於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勢終身欣玩莫方寸與夫虛名者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
身莊子曰百骸六藏皆吾與者對私之名也則方寸與夫虛名者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
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犯人之名也則方寸與夫虛名者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
盜也一身不得有財物不得不聚公犯人之名也則方寸與夫虛名者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公犯人之名也則方寸與夫虛名者曰吾所以有大患為吾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
列子卷第二

黃帝第二 處順則所適常通性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隨世而養正命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焦音然肌顏色色奸古早每音無此

手昏然五情爽惑命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夏耳而竭聰明進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

色奸黜昏然五情爽惑治德明未足以致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作深當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

其患如此惟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音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

心眼形心無欲則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求故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夙

州之西台州之北耳淮南云正西曰徐州西北曰台州不知斯齊國幾居起千萬里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

所及神游而已神遊恍惚不行而至者也其國無師反類長丁文反帥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者不

資於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音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

外也樂理無愛憎故無所親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打也無傷痛指撻也無

所樂理無愛憎故無所親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打也無傷痛指撻也無

痛癢癢而反痛癢謂癢也周禮春時有瘡疥疾鄭玄云病酸劑也說文云痛乘空如履實寢
虛若處牀雲霧不礙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音其心山谷不躓音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黃帝

既寤亦寤之眠寤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音華漢書云太山稽黃帝相也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

得矣而不能以告者矣不可以情求則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焉百姓號反之

不異於心
如淵
上字讀
泉
形如處女
自矜非虛
極者其天
姿
不俚
反
不愛
不俚
不愛
謂或隱或見
山海經

使之尊卑長短各當
其分因此而寄焉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
不聚不歛而已無愆
愆本又作寒去言反○愆之也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
四時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隤二子之首泰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

列子又不命尹主是故用意不已又生從之列子曰女可去來之預尹主曰曩章戴章戴字戴則有青人子章

居所學夫子者美目者也夫子謂老商三年之後心不放念是非口不妄言事始得之

子一則而已怨藏情者也故聊之而已五年之後心扉愈是北口扉言未嘗作更夫子如一解顏而笑害世間

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立席而坐極則無是非注口之無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止自故其宜耳九年之後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心散無念口既無遺故能忘其所念終其所言惟道前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念無言為言未過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

於何而求
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而後服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乾般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不資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凝形融無待於外則視聽

尸居同為一物則形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

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

一節將地所不載體用其情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蔽一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關尹關尹尹喜字公曰至人潛行不空一本作空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蹈火不執行

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則○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煥而不姬姬音魚語魚當作吾女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

失則物所不能害豈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也而姬姬音魚語魚當作吾女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

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物與物何以相達反于萬也向秀曰唯無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

相與者皆然也則物之造反注同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無終則止者無化矣造音作夫得是而窮之

者焉反得為正焉亦馬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壹其性養其氣真其氣含其德以

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卻音移物奚自入

通乎物之所造造至也○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卻音移物奚自入

馬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免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食陵亦弗

如也墜亦弗如也此借雞以明至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育是故還音忤還也一本作還心不秋見而物而不懼

曰過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夫其所而況得全於天乎然無心要順至聖人

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關性分列禦寇為于偽伯昏督莫侯反人射引之盈貫盡弦措杯反水

其肘上手得審故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是時也猶象人形

曰象人也伯昏督人曰是射之射能不以於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射而同时射也不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

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則其射也於是晉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逵巡足二分垂懸在二分在外

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瞀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也又曰揮斤奮迅也八

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之近也今汝休丑律然有恂何承天暴云吳人目之志爾於中

丁仲也殆矣夫而所畏者多矣豈惟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

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接說文字林丑作肥又作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

朝子華使其使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也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本生

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垌野也宿於田吏商上開之舍更當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上開先反志為窘奇反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胡可奮音本

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視顧見商上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夜冠

不檢莫不聃之聃奴反方云揚越之問凡人不相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攢攢胡反方言今江東

也捷打秘秘蒲結反方云凡相推搏挨鳥駭反枕枕丁感反方云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推也止音所不為商

上開常無溫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德蒲介反於戲笑遂與商上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莫汗反言曰有能

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上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揚揚揚從風也於地音骨無礙

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扶又指河曲之淫音隈也一本作曲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諫諫行可得

也商上開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眾助分兩反或同疑子華助分兩反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諫諫行可得

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上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

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也誕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

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上開曰吾亡亡音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

育文書局石印

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指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防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王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為者能養野禽獸委於鴝食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鴉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音諒又音字孔尾音尾壯北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國魚呂傳之梁為曰鴛鴦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于仇反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一本作決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其心之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性而愛媚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廣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運羣生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人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七刀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曰游水可教也善游者數也色據反術能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謬所六反操之者也謬起也向秀曰吾問焉而不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謬謬音衣與譌吾與若玩五貫反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謬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

為無為齊反智之所知則淺矣信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夫人假偽形

耳明本趙襄子率所律徒萬騎於中山火賊藉反仍仍而謀反在下曰燔燔者煩林角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

隨烟燼疾刃反上時掌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審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留而觀之徐而察之形色七

數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而能門之石裏子

曰而響之所出者石也而響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故魏文侯聞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子夏

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門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

剗剗音心去智商末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服矣夫因心以剗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

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為之者有不能之而

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挽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曾顯體中

之絕妙處萬不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不能挽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曾顯體中

而不弱涉木石而不憚駢解而不傷殘履危險而無顛隕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羣神能獨游身能

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驗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

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淪淵潛之靖火遊之風木藏之森何者則炎火源各

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氣溫涼不直於一器

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有神巫古曰巫咸曰巫目

常無犯地豈用心去就而獲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萬危入甲兵未足怪也故有神巫古曰巫咸曰巫目

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列

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李

於夫壺子曰吾與汝無異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

而相反汝汝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譖音子之